

海地賑災義診篇

彙編自海地賑災義診團隊日誌、
慈濟基金會文史資料庫

慈濟在海地的義診、發放及以工代賑的急難援助計畫，於四月三日的一場祈福會後告一段落，接續的將是中長期的安身重建計畫。

從一月十二日海地當地時間下午四點五十三分九秒發生七級強震癱瘓首都太子港，總統府、機場震毀、一片如廢墟的景象讓全球各國立即伸援。證嚴上人心繫災

黎，全世界的慈濟人第一時間動員，全力投入救災。等待進入海地的時間，全球慈濟人，包括慈濟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四大志業同仁也全力投入，日日虔誠祈禱，也就地在各國募款賑災。

一月三十日，慈濟在海地進行了第一次的發放行動。二月六日，美國人醫會為主的醫療團隊在海地展開義診；自此延續，在十個梯次團隊送愛之後劃上圓滿的休止符，由接引出的海地本國志工接力灑愛。最後，於四月三日，慈濟賑災團在太子港國家足球場舉行千人祈福會，除了災民，還有天主教、佛教、回教及基督教的



■ 二月一日，志工前往聯合國約旦維和部隊的野戰醫院詢問未來合作舉辦義診的計畫。攝影 / 張良璋



■ 二月十五日，慈濟醫療團隊至法國世界醫師聯盟 (MDM) 設置的義診區進行義診。攝影 / 陳泰良



■ 二月九日，慈濟醫療團隊於十字架教區 (Paroisse Croix Des Missio) 進行義診，陳恂滿醫師正為民眾進行口腔衛教。攝影 / 計嘉麗



■ 在法國世界醫師聯盟的義診區，物理治療師蔡逸杰為修女進行治療。攝影 / 陳泰良

代表聯合帶領祈福，曾協助安全維護工作的聯合國維和部隊也一同參與。

慈濟志工在海地的六十多天，看到、聽到了許多永生難忘的故事，也看到絕望生命中的希望……

易受煽動 但純樸善良

慈濟志工一梯梯傳承經驗，逐漸了解海地災民的個性與特質。例如，以工代賑的海地志工，雖然住帳棚或宿街頭，環境缺水缺電，但是來做工時，都盡可能穿著乾淨整齊的衣服；因為他們相信，身上骯髒會帶來惡運，飯前也要設法先洗手。工作到第二天，他們已經學會，並且記住凡事要排隊，順序而行，不能爭先恐後。吃飯時排排坐，沒有爭搶，需要加飯的，都會舉出空碗示意，得到東西就道謝。足見海地民風的純樸、善良，受人疼惜。

但他們也因為太純樸而非常容易被煽動，而引發躁動或混亂局面。所以在發放時，志工發現只要以繩索拉出動線，即便是一拉就斷的繩索，他們卻能依序入而不爭先恐後。

醫病互感謝 堅強海地人

三月二日上午七點半，海外工程公司(OECC)園區的等待區已經坐滿了病人，所以醫療團隊也提早看診。有一位六十多歲的女病患在地震當時從高處跌下，顏面著地而且膝蓋也碰傷。經過羅文江醫師的針灸及復健治療之後，她表示膝蓋比較輕鬆，痛感也減輕。透過翻譯人員，她感謝上帝把羅醫師送到海地來。羅



■ 在海外工程公司(OECC)設置的義診站進行義診，醫師為民衆看診。攝影/廖瓊玉



■ 於利奧甘尼市(Leogane, 利港)進行物資發放，當地志工也隨著慈濟人彎腰鞠躬道感恩。攝影/廖瓊玉

醫師謙卑地說：「其實應該是我要感謝有這個機會，讓我能服務和陪伴海地人民。」

海地人民的病苦及艱難的生活條件，讓人真的很不捨。帶志工去市中心的司機對我們說：「We lost everything but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soon.(我們失去了所有，但很快一切就會沒問題。)」希望這股樂觀的個性能陪伴海地人民，給予他們走過災難的韌力及浴火重生的信心。

體解文化差異 中醫診斷妙傳承

半夜的太子港下了一場大雨，想必這裡的災民又是一夜難眠。今天的病人數明顯減少，原來海地人不喜歡在陰天出門，很多人在這樣的氣候都會覺得快生病了，一定要豔陽高照才在戶外活動。

中醫在診治海地人民有一些特別的挑戰，因為他們的膚色比大部分美國黑人都還要黑，所以在做刺血療法時，血管不容易觀察到，常常要用酒精再三擦拭，將皮膚上的塵垢去除，而且要用幾乎貼到鼻子的距離觀測，才能大約看出個端倪。問診除了語言的隔閡之外，海地病人的描述也不能完全採納，可能是文化差異的關係，常常「胸痛」(chest pain)被說成「胃痛」(stomacheache)，而「腰痛」(low back pain)的病患也十之八九說是「臀部痛」(hip pain)，即使這些描述上的差別抓出來之後，還不能掉以輕心，必須在經過觸診的確認，才能準確地下診斷，這或許能提供給接班的中醫師，幫助他們更早進入狀況。

人醫生力軍 美籍越裔醫加入

七歲時從越南西貢移民來美國的特甘醫師(Tegan Nguyen, 音譯)是家中的獨生女，與父母住在波士頓。她是第一次參加慈濟活動，也是第一次參與國際賑災。在這幾天的行程中，她更能體會如何成為一位真正的好醫師，也期許自己能多一點耐心與愛心來對待每一位病人。她也分享回到波士頓時，要加入慈濟的行列，不再只



■ 海地於一月十二日發生芮氏規模七級強震，國家足球場在災後成為大型帳棚區，約有八千位災民暫居於此。攝影 / 余國維

做會員，而是要做一個人間菩薩。

在這一梯次的義診中，令她印象最深刻但也最令她覺得心疼的是，在海地由於教育的缺乏，使得這邊的婦女在很小的年紀就當了媽媽，也由於知識不足而無法妥善照顧小孩。不過，她也從海地婦女的身上看到了人生很難能可貴的生命韌力。

提昇牙醫能力 培育當地助理

從第八梯次曹雨澤醫師手中接下牙醫義診的重擔，黃一雄醫師就思考著前幾梯次牙醫師們的建議，如何在短短的十天，建立起一個初步的義診牙醫系統，未來移



■ 慈濟醫療團隊在海外工程公司設置義診站，民眾排隊等候看診。攝影 / 李嘉祥



交給任何一位醫師，都能很快上手。此梯牙醫義診，除了黃醫師外，另有兩位海地醫師前來協助，其中一位是由當地牙醫學院介紹，另一位則是自己前來應徵。黃醫師希望能有計畫地培養當地的志工成為牙醫助理，並提昇當地醫師的技術，因此，他讓兩位海地醫師治療病患，他則從旁觀察並指導。

黃醫師的夫人，也是牙醫助理的陳芬蘭師姊說道，前來應徵的本地醫師技術不是太好，剛開始拔牙，牙齒都拔碎了，且拔很久讓病人難受，但經黃醫師指導後認真學習，進步很多，第二天就可一次將牙拔出。

而令人開心的是，一星期的時間培訓出兩位海地的當地志工成為牙醫助理。其中一位是在牙醫部翻譯的海地志工，平時他是在災區當海地同胞志工的英文老師，每天有三百多人跟著他學英文，而他會幫黃一雄醫師翻譯法文，讓黃醫師更了解病患的病情。從第一天開始，他就非常用心的跟著學習如何做牙醫助理，該拿什麼工具，或什麼針給牙醫。

醫療不忘人文 親子更溫馨

黃醫師也希望能讓病患感受到慈濟的人文，不是只是來看病。記得有位母親帶了八歲的男孩前來拔牙，剛開始，孩子一



■ 外科醫師陳福民為病患看診。攝影 / 李嘉祥



■ 小兒科陳國揚醫師為孩童看診，當地志工於一旁協助翻譯。攝影 / 李嘉祥



■ 二月十七日，蔡佳雍醫師(右)護送急症患者至醫院。攝影 / 陳泰良



■ 在太子港國家足球場的義診站中，人醫會董明哲醫師為民眾看診。攝影 / 余國維

直哭鬧，不願合作。醫師建議，先不要拔，可以幫其轉診。母親很生氣，一直罵孩子。黃醫師見狀，先請母親出到帳棚外等待，直到孩子牙拔完，才請母親進入。其實，看得出來母親是非常擔心孩子，只是不知如何表達。此時，黃醫師便鼓勵母親給孩子一個擁抱與親吻，以化解彼此緊張的情緒，最後在大家的掌聲與祝福下，母子倆歡喜離開。

雖然慈濟在海地只有短短不到三個月的時間，但醫療團隊成員都有說不完的感動，濟助海地不僅療病，也要醫心，更要給他們力量自己站起來；慈濟志工們也期待能重回海地，再見一個充滿希望的國度……



■ 當地年輕學子也加入義診佔的志工行列。攝影 / 余國維



■ 海地賑災團於太子港國際機場附近的一個帳棚區進行物資發放，民衆歡喜領取塑膠布。攝影 / 陳清旺



■ 於太子港國家足球場進行物資發放，民衆排隊等待領取物資。攝影 / 李正一

海地義診十日行

文 / 黃韻珊 美國國際慈濟人醫會醫師
翻譯 / 方凱平

終於，我有時間可以坐下來，好好理清在海地度過十個驚人日子的種種思緒，但我卻不知該從何說起……

混亂，是我對海地的第一印象。

在機場候車時，我看見數以百計的人們聚攏在機場出口，等待「幫助」旅人搬運行李的機會，他們只希望能賺取一點零頭小費。民眾大聲喧嚷並揮舞手臂，祈求你能看他們一眼，因為一次眼神的交會就可能換來讓他們賴以生存的慈悲或小費。每幾分鐘就有一部聯合國坦克車駛過，群眾會因此靜默幾秒鐘。軍用直升機呼嘯盤旋空中，就像是戰爭電影的場景一般。

一開始，我真是難以想像這個國家還能有任何希望！我來到海地時，已經是地震發生後的兩個月了，但是殘垣斷壁仍阻在街頭，惡臭瀰漫在空氣中；居民們在任何可及的平坦地面，以防水帆布和襤褸破舊的布料架設帳棚，然後棲身其中。不過在接下來的十天，我開始看到了屬於海地的些許光明。

從機場，我直接被送到海地的國家體育場(Stade Sylvio Cator)，一座已經完全轉化為臨時帳棚區的體育場，場中容納了超過八百戶的居民，場外還圍繞著超過一千兩百頂帳棚。當我走入慈濟醫療小組設立的帳棚時，人數眾多的長長



■ 慈濟在海地的太子港國家足球場設置義診站，圖為第十梯次賑災義診團隊的黃韻珊醫師為小嬰兒檢查身體狀況。攝影 / 余國維

隊伍讓我震驚不已，民眾耐心地等待著醫生的診治。而這幾頂帳棚，就是我接下來十個日子的診療室；正因為我是醫師，才有幸能和許多家庭互動，聆聽他們的故事。而其中有幾位病人，令我永生難忘……

第一天，有一位母親帶著昏倒的八歲女兒進來，在讓女孩喝些果汁之後，狀況就好轉了。每天都有四到五位病人是因為昏眩而來，主因就是酷熱和脫水，病人通常在補充水分和糖份後就很快復原了，因此沒多久，我就習以為常。而這對母子讓我印象深刻的原因，是這位母親所述說的故事。在等待女兒恢復的



■ 人醫會黃韻珊醫師為民眾看診(上圖)，並為小嬰兒檢查身體狀況(右上圖)。攝影者 / 余國維



期間，淚眼婆娑的母親說，她的另外一個女兒已經在地震中不幸往生，雖然現在的她住在運動場裡的帳棚裡，但是每一天，她都在體育場內擔任志工，因為她想為自己的同胞多付出一些。她還告訴我們她懷著身孕。我問她懷孕幾個月了？她說：「十一個月了！」而上一次感到胎動是在地震當天！我們兩位醫生不斷嘗試聆聽胎兒心跳，卻徒勞無功，但任誰也無法開口講出我們心中所推測的，可能是「胎死」的噩耗。我們不放

棄一線希望，立刻設法安排她前往醫院做超音波檢查。沒想到數小時後，她再次返回帳棚時，卻告知我們醫院什麼檢查也沒做，因為那裡並沒有超音波的設備。醫院的窘境完整呈現了海地有多麼的貧窮，連最基本產前檢查的超音波設備也缺乏。

後來有一天，一位女士帶著才出生十二天的嬰孩來到義診帳棚。她說，十二天前，她在體育場的廁所裡找到這名嬰兒，從臍帶的傷口來看，這孩

子才剛出生不久；雖然她已經有三個孩子，非常克難地在同一個帳棚下過活，這位母親還是將嬰兒抱回「家裡」細心呵護，但



■ 黃韻珊醫師(左)在看診空檔支援物資發放工作，也因此看到海地的年輕人在經歷震災以及接受援助後，更懂得珍惜幸福。

因為她沒有能力購買奶粉，只能先以水餵食。幸運的是，當我見到嬰孩的時候，他的狀況良好，只有輕微的眼睛感染。我們請母親在接下來的一週，每天都要帶嬰孩來回診。第二天起，每天早上，這位母親都在棚外等候，不是排在第一、就是第二。是這位母親激勵了我們醫療團隊。她對我們說，這個孩子是來自上天的禮物，是他們家的天使。

我在海地見過最令人震驚的病例，是一位五百公克的女嬰，媽媽在妊娠二十八週左右生下了她，當我們見到她時，已經有二十四天大了。她能存活，真是個奇蹟！她瘦弱到每一根肋骨都清晰凸顯；頭部也因為內出血而脹大，而這些都是早產兒身上常見，但在醫療發達國家卻是可以預防的併發症。對早產兒的小嘴來說，母親的乳頭太大是無法餵食的，因此營養不良本就是意料中事。我們趕緊將母親和嬰孩送到海地大學附設醫院(l'Hopital General)，醫院卻無設備也無人力照護，院方只好立即將這對母女再轉送美國邁阿密兒童醫院救治。而我，一直想知道她們現況如何……？

義診的最後一天，我看到一位嚴重脫水的嬰兒，當時的他不過出生二十天而已，但已經呈現休克症狀，必須立即轉診。我與當地志工藉著送他到海地大學附設醫院(l'Hopital General)的機緣，得以親眼目睹醫院的真實狀況。我很訝異，這所醫療中心已經變成一間大型的野戰醫院，帳棚林立，數千病患擠在一



■ 在海地診治一位五百公克的早產兒，令黃醫師心疼又震驚，輾轉送美國診治，但不知安好否？

起，等待醫生看診。在這裡沒有所謂的感染管制或是個人隱私，小兒科就是個擠滿擔架的大帳棚，裡面都是感染各種疾病和受到外傷的孩童們。這樣震撼的場面，彷彿又是一幕出自戰爭片的場景。

而在無數令人心碎的畫面裡，因為看到許多海地志工伸出雙手互相幫助，浮出了一線希望。大多數的海地志工是大

學生，原本就讀的大學在地震中崩毀，復學日遙遙無期。在和慈濟志工的互動中，他們內心的慈悲被點亮。當翻譯志工的史戴德（Stayde）和我並肩離開海地大學附設醫院時，他說：「我想，我是幸運的。」這是史戴德生平第一次走入一間海地的醫院。他見證了病痛苦難，體悟到自身的幸福。他對我說，「他有健全的身體和頭腦，必須為受創的人們多做些事。」這就是慈濟精神的實踐：不單是提供物資援助或醫療照護，更要將愛與關懷帶給當地居民，啓發他們的愛心，自助助人。

回到美國後，感覺很奇特，我對於周遭的一切，都懷有深邃而且難以言喻的感恩——不管是新鮮空氣、乾淨飲水、洗熱水澡。但伴隨這份感恩而來的卻是相對的哀痛，我深知，如此幸福的我們，正因為浪費與奢華，間接地，讓海地與其他類似處境的國家景況，雪上加霜……

我心深處，多麼冀求能多看一位病人，多和一位志工交流，多拍一張照片；雖然無法一一描述，但海地義診之旅洗滌了我的生命。而當我回歸生活常軌時，也一定會恆持這趟旅途中所體悟的大愛與無盡感恩。

注：黃韻珊醫師（Dr. Amy Huang）目前在美國伊利諾大學醫學中心(University of Illinois Medical Center)小兒科任職。

海地信願行

文、攝影 / 紀秀貞

一月十六日，加拿大的慈濟人開始走上街頭為海地災民募款，同時慈濟也在規劃到災區賑災的事宜。對我而言，那是好遙遠的國度，加上身為媳婦、妻子、母親與女兒，必須返臺與家人過農曆年，因此對海地的賑災活動完全不抱希望。等我再次返回加拿大，沒想到還有機會，於是趕緊報名、訂機票、打預防針等，終於可以宣告：去海地，我準備好了。

海地的土地面積有兩萬七千七百五十平方公里，比臺灣小一些，人口約九百萬，位於邁阿密東南方一千零九十七公里。三月五日，經過層層的轉機及延誤，總共花了超過二十四小時，終於抵達海地的太子港。



■ 馬路旁可見到好的、半倒的、全倒的房子。



■ 太子港的災民正在蓋他的家。



■ 志工前往帳篷區關懷海地太子港的災民。

戰爭景象實境 多國協力義診

在機場一望出去，三三兩兩的士兵全部荷槍實彈，在各角落巡視，雖然沒有看到他們開槍，但是真正的槍枝在眼前出現，已經夠令人頭皮發麻了。

海地的機場沒有行李轉運臺，完全靠人工搬運，如果手腳太慢，可能會有遺失或被踩來踩來去的狀況，只能用一片混亂來形容。過了海關準備離開機場，裡面已經很吵雜，外面更吵。我們不敢隨便走出圍牆外，在靠近門口的走道邊，等待師兄來接我們。

慈濟人在海地暫住的地方是海外建築工程公司(Oversea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Co.)，簡稱OECC，宿舍是兩層樓高，用鐵皮搭蓋起來的房子。放下行李用完中餐，第七梯次的師兄帶我們去看已損壞的十字架教堂及帳篷

區的狀況，只能用慘不忍睹來形容，沒水、沒電、沒廁所，一個帳篷不到兩坪大要擠一家人，孩子也不是只有一兩個，如果人間有煉獄，海地已經離它不遠了。看到這些示現菩薩，想想自己，我們是活在天堂的人，提醒自己要隨時感恩。

接著到人醫會向溫俊強組長報到，開始我的護士兼藥劑師的工作。藥局也兼護理站，也是鐵皮屋搭建起來的，下雨時室內也會滴水，倉庫的一角就當診察室，檢查、換藥時使用。

三月六日這天，整天都在OECC裡面，藥房右前方搭了帳棚，共有三位西醫、一位中醫、一位牙醫看診，一位護士要跟診、換藥、打針、檢查、包藥，平均一天三百人次，做最多的是包藥與換藥，實在是幸福美滿。晚餐後舉行第



■ 藥庫一角，既當診察室又當外科換藥處。

七梯次圓緣與第八梯次歡迎會，由加拿大的許智源師兄主持。志工和醫師多來自美國、加拿大、阿根廷及多明尼加，當大家一起唱《一家人》的時候，有師姊紅了眼眶。我們來自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背景，卻有共同的信仰，是慈濟把我們的心緊緊的連在一起，感恩上人。

受災女孩立願當醫師

在OECC園區的領藥處，有一位穿著志工背心、笑容可掬的黑女孩愛瑞卡(Erika Terralien)認真地包裝藥品。是甚麼樣的因緣讓她到醫療站來當志工呢？

愛瑞卡說，自從家庭遭逢地震劇變後，祖母及弟弟喪生，父母、她和就讀六年級的妹妹就住在臨時帳棚。由於災後生病，爸爸帶著她來到慈濟營區看



■ 護理站兼藥局。

診，說得一口流利英文的愛瑞卡立刻被邀請擔任翻譯志工。在慈濟當了四個星期的翻譯志工後，愛瑞卡表示，慈濟人的愛心幫她走出災難的陰霾；現在的她，只要一有空就歡歡喜喜地到營區來幫忙翻譯。她也立願，將來要好好地讀醫學院，為她的同胞盡一分心力。

灑大愛種子 海地志工學中文

三月八日，在國家足球場內的大型義診開始，有來自美國的董明哲醫師、黃韻珊醫師，以及阿根廷的趙泉富醫師，加上兩位海地醫師共五位醫師，這天共看診四百人。接下來的每天都將持續義診。

九日，將物資、藥品歸類好後，到小兒科門診跟診。看到黝黑柔軟的小寶寶，仔細瞧實在好可愛。有個五個月大

的男嬰，檢查時一直哭不停，看好後，醫師在寫處方單，我順手抱起他，才兩三分鐘竟然就睡著了，讓我好有成就感。海地的志工已漸漸學中文，多數人會說中文的「你好」、「謝謝」、「下一位」，看到師兄們在教海地志工讀靜思語，我相信有一天這裡會灑滿慈濟大愛的種子。

在海地的第五天，空氣真的很髒，鼻孔每天都是黑的，眼睛也接觸太多髒空氣而過敏，連自己也要看一下醫生了。天氣逐漸熱起來，脫水的病人也增加了。

時間過的很快，第八梯次的我們，明天就要上飛機回國了。把握機會趕快付出，早上提早義診，中午趕著參加

一千五百戶大型發放，物資包括一袋五公斤麵粉、環保碗三個、湯匙三支、乾麵一包、靜思語卡一張。這是我個人第一次參與大型發放，看到巴西維和部隊拿著真槍實彈維持治安，心裡雖害怕但又感恩，感恩他們保護大家的安全。

三月十四日，要回家了，趕到機場卻發現班機取消；於十五日，一行人依依不捨地離開苦難的海地。

第一次的國際賑災，對我而言是一次震撼教育，看著一梯梯的慈濟人來去海地，個個帶著悲心與歡喜心，突然讓我了悟到，這不就是菩薩行徑嗎？菩薩道上信願行，慈濟路上也要予樂拔苦努力行。🌱



■ 發放結束，當地志工與慈濟志工互相合掌感恩，在海地的慈濟駐點已經是日日可見的景象。